

尤四姐
YOU SI JIE
WORKS 著

锁金瓶

上
SUO
JIN OU



天长路远魂飞苦。

她捧着一颗火热的心对待他，他看见了，明白了，最后却把它掷到地上。

——咱们之间隔着十八重天呢，看来注定只有师徒的缘分。

——这阵子总做噩梦……不停地找你，可是天地茫茫，不见踪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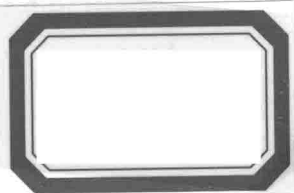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YOU SI JIE

YOU SI JIE

尤四姐

著



鎖金瓶

下
SUO
JIN O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YOU SI JIE
WORKS

悦读纪官方微信：







她迎上他的视线，澄澈的两双眼睛，世上最最般配的一对妙人。

此刻跋扈的乐观，在这蓝天白云花树底下放大得无边无际。他手上有些小动作，她佯装不知。他从袖管里探上去，温热的手掌贴着她的手臂，他大概也很紧张吧，手上带了些汗意。她羞涩之余又觉得可笑，这一笑他倒不好意思了，终于缓缓落下来，抚上她的手背，然后和她十指交握。

到这里才算是真正感到贴心的，女人骨子里有天性，爱上一个人，自然激发出温柔和依赖。她倚着他，不去想那些叫人气苦的事情。就算今天过后什么都不剩下，至少现在是切切实实抓得住的。

他生得细致匀停，眼睫乌浓，尤其那双眉毛，青龙偃月刀似的挺括。她望啊望的，陡然生出许多感慨来。迟疑着想去触一触，竟然还是提不起勇气。他察觉了，另一只手来牵引她。她的指尖滑过他磊落的鬓角、挺直的鼻梁……馨馨然笑起来。

即便满怀温情，还是掩盖不住丝丝缕缕的伤感。他微挪开一些，枕着她的大腿仰天躺下，这样好些，即便气哽失控，眼泪不会流下来。

她的手谨慎地捋捋他胸口，“还疼吗？”

他说还好，“伤得不是顶深，还可以忍受。”他抓起她的手指，一个指腹接一个指腹地亲吻，“气恼的时候恨不得舍下这盛世繁华，咱们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安稳过日子。”

那样当然是最好的结局了，可是她知道不可能。有的人过分冷静，便是冲动起来觉得爱情高于一切，熬不过一顿饭、一场觉的工夫，转眼之间就消散的。也许对于男人来说爱情不可或缺，但也不像女人主观上认定的那么重要。

她轻轻叹气，不敢让他发现，笑着打岔道：“天热了，过两天我给你做谢公屐。咱们阳夏的姑娘在闺中时，母亲就开始手把手传授木屐手艺，因为出阁时要给夫主做的……”她含羞瞥他一眼，“不过如今也没这么多讲究了，平素有需要也动手。夫子喜欢什么样式的？”

他摇摇头，“木屐雕花辛苦，叫下人做就是了，回头别弄伤手。”

暖风如织扑在脸上，弥生的心像风筝似的高飞，“我戴着顶针做，伤不着手。”声音却渐次低下来，“我不愿意雁过无痕，好歹留下点什么，将来夫子看见了，还能记得起我这个人。”

她的话像尖刀，狠狠插在他心上。他翻个身，半边脸颊压在纤髻上，“不要胡说，我原本就没有爱人的能力，如今有了你……”他又悄悄摸到她的手，“你一个就尽够了。”

她几次三番想问他琅琊王氏的事，话到嘴边最后都咽了回去。虽然那个坏疽让她心生芥蒂，但是听他这样说，仿佛他的这项技能是她开发的，她是最大的功臣，想到这里便又如同孩子一样心满意足了。

“那我做两双，就像那金奔马和鸡血石，咱们一人一半分了。”她低头浅笑，“这样好，以后再不济，也有个念想。”

她句话里都是绝望，他隐约觉得不对，她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那点隐藏的恐惧倏地变大，直要把他吞没。他们师徒相处的时间不短，可是前三年都是白白浪费的无用功，仅凭这三四个月累积的感情，她对她的爱真的足够支撑以后一段苦厄的岁月吗？

他撑起身来，“细腰，我是爱你的。”

她一窒，两行眼泪流下来。极力地想遏制，却越拭越汹涌。弥生觉得丢脸

丢到家了，此情此景，含羞带怯地背转身去才是最合适的反应，她哭什么？就因为他这一番剖白吗？

他捧住她的脸吻她，若即若离地触碰，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……忘了，想不起来了……只知道我爱你，不要别人只要你。”

她有点委屈，“可是随园里的人……”

终究还是介意的！他叹息，“她们养在园里是出于无奈，去了七个留下三个，是给南苑王的脸面。我有两年没有进过随园了，你不喜欢，那两个明日也转赠别的王侯就是了。”

弥生满脸的泪痕，两只手伶仃垂着无所适从。他灼热的唇重又贴上来，一个人独舞未免孤单，她也有些晕了，不由自主附和沉溺进去。双手何时攀上他的肩，舌尖何时与他纠缠，全然是模糊的。

他的吻随她脖颈的曲线蜿蜒而下，她几乎要窒息，混沌沌喘了两口，然后是更大的一片空白。手指插进他松散的发里，他埋在她胸前，她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。神志恍惚起来，他密集的吻简直像穿透皮囊直接印在了她心上。

他有些情难自持，静观斋里的人都遣出去了，除了啁啾的鸟鸣再无其他。到底是男人，清心寡欲了几年，一旦爱上谁，单只有情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。她在跟前，他便观之不足，脑子不受控制，心头热切起来，天地间只有她。她的一分一毫他都爱之入骨，似乎是停不下来了，也不想停下。手指滑进她的裙裆，她分明闪躲，他略使了力气排开她的阻挡，掌心覆上那片柔软。嘴唇也有它的主张，重新寻到她的，辗转反侧。

空气变得不寻常，一些事情避免不了，终究会发生。只是在今天，却是他始料未及的。她是稚嫩的孩子，懵懵懂懂的，不知所措。

他恨不能把她揉成小小的一团，神魂荡漾间像裹了一身的火星。把她从树根上挪开，慢慢平放在草地上，撑着手肘俯视她，他带着诱哄的味道耳语：

“细腰，你也爱我，你也爱我的……”

她坠进云雾里，眼皮发沉。他覆在她身上，是让人心安的分量。

“你要记住，你我休戚相关，将来不论是生是死，都是拴在一起的。”他心里的甜蜜像泡沫一样浮上脸来，“告诉我，你也爱我。”



她睁开眼，满目繁花，一阵风吹过，落英纷纷扬扬掉下来。一场花雨，一场空前的迷离。

她的声音飘飘忽忽，仿佛在另一端的天际，微带着喜悦和欣慰，“夫子，我也爱你……”

他的心都颤起来，那么多的舍不得，他想留住她。譬如印否的名字，原来早就是个预言，注定他要为她牵肠挂肚，为她赔上半生的道行。他后悔不迭，以前的种种都是错。如果不在她身上算计那么多，如果只是单纯地收她为徒，如果庙堂上再多些铤而走险……现状完全不是这样的。眼下如何自处？到了这一步才悔悟，为时已晚。

他掬她脸上散落的发，手指勾到她抱腰上的丝带，只需轻轻一扯便能成全他多时来的渴望了。可是天杀的巧合，他听见院门的虎头门环撞击铜托发出的短促清脆的声响，还有无冬焦急的嗓音，“女郎在吗？女郎快些通传郎主，有客到了！”

八角亭离大门不远，那声音醍醐灌顶似的，霎时把弥生从迷城里拽了出来。她醒了神，五雷轰顶一样。夫子有妖术不成？怎么一会儿辰光把她弄得五迷三道的！她慌忙跳起来扞头扯衣裳，急急应着“来了”，开门朝外看，“是谁？”

无冬道：“是王家女郎，奉了中宫殿下的旨意来探望郎主伤势。这会儿到了门房上，立时就要进园子了，小的赶着来回禀。”

弥生听了惘惘的，心里再难过也不好说什么，干脆敞开了两扇门让无冬进来侍候。人家既然奉旨探病，看见她一个人在跟前难免要有想法的。有第三个人在，大家也好避嫌。

无冬进门不问旁的，上前搀了自家郎主往上房里牵引，边道：“王家女郎说话儿就到，郎主回榻上躺着，没的叫人起疑。”

弥生呆呆跟了进去，站在地心怔忡半晌，只管懊恼着，这算什么呢？刚才还和她纠缠不清，一霎眼正头王妃来了。她杵在这里像个活靶子，还是趁早离开静观斋的好。看他躺定了便趑身朝外走，他在背后唤她她也不停留。甫迈出门槛，迎面正看见那王家女郎携了奴婢从游廊那头过来，原本和身边人说着什



么，不经意地一瞥，顿住了，而后上上下下补了两眼。

弥生也没什么可闪躲的，直直回看过去——那女郎衣着讲究，长得也相当好看。然而没有太多灵气，是种落于俗套的美。瞧人的时候抬高下颌，神情里有股落落难合的孤高。弥生立在门前进退不得，倒被她这肆意打量的目光搅得心头火起。其实她大可不必自卑，太学里的公主郡主见过不少，个个都谦虚礼让。论资排辈地算，自己也远远在她之上。要说她是夫子的良配，旨意没下来则罢，就算下来了，她私以为也是鸠占鹊巢，所以王氏没什么好清高的。

王家女郎在离她一丈远的地方驻足，牵了牵嘴角道：“有劳你，代我通禀你家郎主，琅琊王必前来拜会乐陵王殿下。”

弥生才明白过来，敢情是拿她当婢女了！她很快扫了眼身上的衣裳，丹绣襦裆底下配了条羊肠裙，杂裾垂髻一幅不少，哪里就像个伺候人的丫头了！好在她也不是死钻牛角尖的脾气，也许人家当真认错了，不知者不怪罪，因转过脸冲屋里道：“无冬，给夫子传话，琅琊王家的女郎来瞧夫子了。”

王必露出个惊愕的表情来，“我曾听说殿下有个女弟子是陈留谢家人，没想到就是女郎。哎呀，失礼之处，请勿怪罪啊！”

弥生笑着欠欠身，“女郎有礼了。”

王必还礼道：“我们两家原是世交，如今我入了太学，且要拜你做师姐呢。瞧年纪，我大约比你还大些。女郎几时生人？”

她倒是落落大方的样子，弥生便也捺着性子敷衍，“我是辛卯年的，今年十五。”

“属兔的？比我小了三岁，这下子却不好称呼了。”王必笑起来，看了看身后的人道：“这阿姊阿妹的可怎么分？”

她带来的人打哈哈，弥生对她的矫情感到莫名厌恶。看来她一向就是个争强好胜的性格，除了孤芳自赏，还蛮有些占先的劲头。夫子的胞妹永昌公主入学后尚且唤她声阿姊，这位琅琊王氏后人果然金尊玉贵，半点亏也不肯吃。她气量小，自己却不能和她一般见识。弥生退了步道：“女郎年纪比我长，我管女郎叫阿姊就是了。不过个称呼罢了，何必太较真呢。”

王必闻言暗惊讶，颇有一拳打空的惶惑。复看她一眼，她站在斜阳里，

脸上染了层淡淡的金，表情恬淡，眉目安和，那副超脱的姿态映衬出自己的狭隘来。她不服气，各方面条件相当的女孩子，走到一起难免要有竞争。只是这点攀比的心不是来得毫无道理，她从琅琊郡路远迢迢来邺城，就是冲着指婚。既然自己未来的夫主在那里，她出于对自己的交代、对他的关切，自然少不得着人打探。况且皇后殿下话里话外总透着玄机，她要查必定冲着那上头去。查来查去，没查出他们师徒有什么古怪的地方。九王平常严厉，常听说她挨骂受罚，并不曾有口实落在别人眼里。只不过这位谢家女郎不简单，如今俨然是个香饽饽。嫡出的二位王对她青眼有加，似乎还有些争风吃醋的意思。女人的第六感最灵验，没有看到，不表示一定不存在。她生长在世家望族，那样复杂的环境里，时刻提防别人是一项基本的生存技能。她四顾，静观斋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柱都渗透了谢弥生的味道。女徒男师，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同一屋檐下了呢？她借居王府本来就不合适！

王宓虽然腹诽，脸上依旧心平气和地笑，“我空受你一声阿姊，说起来打脸，以后在学里还要承你多照应。”

她爱戴面具示人，弥生也无不可，顺着她的话虚头巴脑地应：“女郎太客气了，若是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只管吩咐就是了。”

这时无冬出来长揖行礼，“我家郎主有请，请女郎随我来。”

弥生心里一牵一牵地隐隐作痛，想来后面没有她什么事了，她在跟前也碍眼，还是快些回印否去吧！头有些痛，她怕叫人多心，控制着不去扶额，心里琢磨，睡会儿大概就能减轻症状。

弥生站在廊下等她进门槛，自己也好及早抽身，可是那王宓偏偏作梗，走了两步回头看她，含笑道：“女郎陪我一道进去吧，单单我和殿下两个，总觉得有些难堪。”

她是存心往弥生伤口上撒盐，弥生不好推托，只得忍辱应了。也罢，倒要亲眼瞧瞧夫子对这王氏女是个什么态度。自己眼睛是雪亮的，若是有了蛛丝马迹，不单是回印否，恐怕连乐陵王府都住不下去了。

她尽量表现出平常心来，客气地上前引道儿，嘱咐她仔细脚下，自己打起里间的门帘子，过了插屏，识趣地退到鱼缸旁侍立。夫子的目光若有似无地飘



过来，她眼睫低垂，只做没看见。

慕容琤歪在平金绣隐囊上，知道她心里不快，自己也是说不出的滋味。外人面前不好露白，伤势自然装得越重越好，便连喘带咳地拱了拱手，“劳烦女郎走一趟，我下不得床，怠慢之处还请见谅。”

王宓对他总归是另眼相看的，见他这副模样只觉揪心，忙道：“殿下不必客气，我一早就听说了这桩事，入宫讨了皇后殿下的旨意，这才过府来瞧你。眼下怎么样？可好些了？”

他点点头，“多谢挂怀，好多了，女郎请坐吧。”

外面仆婢送了茶汤和点心进来，王宓这会儿倒是很有大家风范的，略欠着身子表示谢意，又不无懊恼道：“怎么闹得这模样呢！听说大王正全力拿贼，不知如今有没有进展。皇后殿下原本也要来的，只是昨夜头风犯了没能成行。后来说倒像有感应似的，到底母子连心。中宫托我传话给殿下，请殿下好生养病，过两日就来瞧殿下。”

弥生听着，心里凄惶，身子像浮在半空中一样没有依傍。他们你来我往地对话，那架势活脱脱就是一家人。自己是个无关痛痒的外姓，凑热闹有她的份子，一旦温言絮语时，她就成了壁角的攒花铜禁，搁着做摆设，无甚大用处。

只不过越看那王宓，越觉得气血逆行。这是个会拿乔、会摆谱、识眼色、能言善道的主。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半点也不含糊。她气恼起来便想，这样伶俐的贤内助，配夫子再合适没有了。两人凑在一起就跟莲蓬似的，全是心眼子。这俩人搭伙过日子才有意思，成天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且有笑话可出的。

弥生私下里宽解一番，其实也就是自欺欺人。她没有感到快慰，反倒愈加沉重。她兀自胡思乱想，他们说到哪里了她没留心，倒听见王宓提到她。她抬起眼看，王宓脸上带着笑意，故意装腔，“我在邳城也是一个人，想问问女郎在哪里认了房子。或者咱们搬到一起去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弥生没应声，调过视线望慕容琤。他淡淡地瞥她一眼，“你又不是丫头，站着做什么？”他费劲巴拉地指指下手的圈椅叫她坐下，才慢吞吞对王宓道：“她一个姑娘家，太学住着不方便，如今在我府里。我手上有处房产，只是离

太学有段脚程。女郎若不嫌弃，我命人过去归置，赠予女郎也使得。”

这样的话，换了十样的人，便能品出十样的滋味。王宓推辞不迭，谁稀奇房子呢！她王家就是买下半个邳城也不成问题，她不过是要探他的态度。她自然知道他不会盛意邀她入府，即将有婚约的两个人，恨不得做出不相往来的高姿态。不过他前半句话颇有解释的味道，她暗暗有些欢喜。转念又想起他对谢弥生的责难，分明是听见她们开头的交谈，绵里藏针的几句提点，实则是指桑骂槐。

这样的男人更有魅力，她不喜欢一眼看得到底的性格。水至清则无鱼，没有纹理的人生枯燥乏味，什么趣儿？他是聪明人，聪明人不显山露水，照样能把人捏得牢牢的。换个角度看，即便他护着谢弥生，可能也只是出于同荣共辱的老庄教条。

她看得出他性子清冷，从上次齐斗楼会面起，一直到领她入学，他都和她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这样反而让她生出孺慕之情来。她在寂静里审视他，年轻俊逸，她还有甚不足？

他偏过头掩口咳嗽，她没多想便起身端了茶杯过去，带了些焦急的神气，“怎么了？快用两口茶润润喉！是我的疏忽，带累你说这么多话……”头一回离陌生男子那么近，且又是心头所好，由不得局促娇羞，嫣红了双颊。

弥生旁观之余如坐针毡，狠狠捏着拳头，精神紧张得像拉满的弓。王宓温存体贴，比她有眼力见儿，比她懂得讨人欢心。她只能寄希望于夫子，她以为他会婉拒，可是他犹豫了下，最后还是就着王宓的手喝了那杯茶。她失望透顶，刚才那点安慰像烈日下的尘霾，瞬间退化得干干净净。除了气苦还有什么？他们在她面前上演夫妻敦睦，她忍得浑身起栗，连手脚都要结冰了。他们言笑晏晏，她看过去，像隔着一堵厚重的水墙，人影都是扭曲的。

没法子再忍受，她逃兵似的悄悄退了出来。门外有王家的仆妇，见到她上前福身打探她家女郎。弥生强自笑着，“她和夫子说话，我在边上不大方便，索性先告退了。你们再等会儿……”昏昏的晚钟响起来，她看看天边浮上来的暮色，“想也快了吧！”

出了静观斋，一个人沿着甬道走，走着走着突然顿住脚，往道牙子上一



坐，泪如泉涌。

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？她到底哪里做错了？这样一次又一次，她虽然呆蠢，心肝也是血肉做成的。也许他是不想在王宓跟前露馅，可是在她看来委实刺眼难耐。她现在丧了魂，恍恍惚惚感到天要塌下来。这么下去怎么办？宗圣寺里的和尚算命不准，说她有佳婿良配，说她贵不可言，结果怎么样？她满腔的恼闷，自己坐在竹林下的暗影里流眼泪，他却高床软枕，正和美人周旋。

她想得脑子要裂开，怨天怨地都没用，是她自己贱骨头脾气。恨起来辣辣甩了自己一耳光长长记性，结果自己把自己打蒙了，哭得越发的凄惨悲凉。

她这些挣扎都看在甬道那头的人眼里，皎月待要上前安慰，皓月拦住了摇头，“没法子，这关总是要过的。如今连郎主都骑虎难下了，咱们就顺其自然吧。”

也确实没有其他出路了，只能顺其自然。只不过没想到会这么快，王宓过府探望的第二天午后，宫里就传了旨意出来。

院子里架设好了香案，弥生挺直腰杆子面南跪着。黄门令在上首喃喃宣旨，通篇下来她一个字都没听清，只是觉得快，快得她回不过神。她以为再不济也该等王氏出了七七再指婚，谁知眨眼间广宁王妃的名号便易了主。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代替了那个死去的人，接下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，她已经不知道了。

慕容琤倚在院门上，心像被掏空了一样。他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，然而做了再充分的准备，真正发生时还是当头的一棒，让他措手不及。

弥生一直跪着，宣旨的内官走了很久她都没有站起来。他想上去搀她，可是竟胆怯，愧疚得不敢见她。长风卷起她的纤髻，在半空中猎猎飞舞。她的脊背是瘦弱的，真正只有那么一点点。他看得心如刀割，她现在一定恨他。他已经不敢肯定她对他还有没有感情，即便有，大约也被这无奈的现实打磨得所剩无几了。

皓月和皎月搓着手在边上劝说，“女郎快起身吧，没的跪伤了膝头子。有什么不称意的咱们再想办法，你这样怎么成呢！”

想办法，想什么办法？旨意下了，木已成舟，神仙也改变不了。只可气自

己这么傻，还跟着亲眼目睹了广宁王妃的死。如今报应来了，她来填缺，成了广宁王妃的替代品。

她趴在地上苦笑，这就是所谓的贵不可言吗？陈留的宗室不知有没有接到诏命，母亲看到手谕又会作何感想？继妃，恐怕谢家几百年里都没出现过这样的名号。她灰透了心，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了。眼泪的分量那么重，打在青石板上像穿透过去，很快不见了踪影。夫子大概心满意足了吧！只是她不明白，为什么拿她配二王？如果需要她斡旋，跟了大王不是更加顺理成章吗？

她摇摇晃晃站起来，她们来扶，被她一把甩开了，“替我备车，我要回陈留。”

皓月和皎月面面相觑，皎月踌躇道：“女郎这会儿万万不能回去，若是想爷娘了，阁老和家下主妇自然会过邳城来操办婚事的。宫里才传了旨意出来，女郎要和广宁王殿下一同进宫谢恩才是。”

她哪里管得上那些！再待下去就要疯了，她不愿意被困在这里，她要走！皎月和皓月却拦住她的去路，好话说了一箩筐。她烦不胜烦，憋了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，咬牙喝道：“给我让开！你们都是慕容琤的狗腿子，都变着法儿地来算计我！我哪里对不住你们？你们要这样害我？既然要我嫁我就嫁，遂了他的心意总行吧？我回陈留备嫁总行吧？你们扣着我，能扣我一辈子不成？逼急了我一头碰死，你们算盘落空了，把个尸首嫁到广宁王府去！”她实在是痛煞了，说到最后顿足呐喊，仿佛这样可以把满心愁闷拔草似的连根除掉。

慕容琤远远听着，她的话直剖开他的胸腔锥在心上。从愧怍到恐惧，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简直要了他的命！她越说越愤慨，他再听不下去，过来遣退左右，怔怔地望着她。

“细腰……”他试着靠近她，连手指都在颤抖，“抗旨不遵是什么结果？你替谢家想过吗？眼下回去是要给谢家招难的。”

他将要触到她的时候她堪堪躲开了。她不能原谅他，眼神里满是恨意，“夫子你高兴吗？上年年尾我求夫子替我退了王家的婚帖，夫子说过我的亲事以后要由你来定夺，结果引着皇后给我指婚，拿我配给二王做填房，是不是？”



他狠狠一震，那句“填房”刺耳至极，他知道傲性的谢家人看不上。他千算万算，算漏了皇后的主意。原以为如今多事之秋，皇后没有心力来料理儿女婚配，他在诈伤的这段时间里好有腾挪的余地。如果趁着混乱一举铲除大王，二王无能，摆布起来容易，他就可以全须全尾地保全弥生……谁知人算不如天算，赐婚的圣旨下在这时候叫他始料未及。大王还活着，好运气落到二王头上，白便宜了那个懦弱头儿！

他自然是不甘心的，可是怎么料理？惊动的不止皇后，还有圣人和满朝文武。她戳在他痛肋上，他拿什么话来应对她？前所未有的彷徨，像被抽了主心骨。他试图拉她的手，她厌恶地推开他，狠起心肠道：“我曾经和你说过，既然指了婚，我对将来的郎主必然全心全意。夫子也请自重，你我日后只有师徒情谊，旁的就当做了场梦，都忘了吧！”

他愣在那里，没想到她这么绝情。他空有一副好口才，现在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两个人对站着，煌煌的太阳挂在头顶，照得人头昏眼花。

她抬起两手捂住脸，声音震荡着从指缝里传出来，“我想了想，你说得很是，我不能回陈留去，不合时宜。只是印否我也不能再住了，这世上断没有阿嫂在小郎府上借居的道理。”

他惶骇地望着她，她慢慢抬起头，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，脸上挂着无奈的笑，长叹道：“我才刚气冲了脑子，糊涂了。我和广宁王殿下有过三面之缘，三趟过后再见面便有了婚约在身。静下来琢磨琢磨，可不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嘛！说什么继妃，其实我也不是个守旧的人，好歹算正室，谢家祖宗神位前也交代得过去。”她调过视线来看他，“夫子，多谢你这几年的照顾，学生……如今许了人家，到那边也不忘夫子的恩情。”

她絮絮说了那么多，他痛得也够了，冷下脸来，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之前的种种都不算数了吗？昨天花树底下的话也不算数了吗？”

现在说算不算数还有什么意义？她背过身去，昨天的一切历历在目，摆到今天来，却成了天大的讽刺。顺嘴的爱你爱我，轻飘飘一句话值个什么？反正自己的心自己知道，她是不打诳语的，可是他呢？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爱到忘记自己，他能吗？在他心里她终究比不上那张龙椅，倘或他真的爱她，焉能

眼睁睁看着她嫁给别人？

“我晓得你的心大，装得下万里河山。”她垂首道，脸上唯剩寒冷的悲哀，“我是个凡夫俗子，咱们之间隔着十八重天呢。看来注定只有师徒的缘分，再往后便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广宁王殿下懦弱，我那时心里就同情他。现在好了，既然派我做他的王妃，那就是佛祖成全我，叫我也做回暖老温贫的义士。以后有我护着他，谁也别想欺负他。”

她这番言辞是在告诫他？他突然觉得她离他那么远，过去的三年没有看透她。他以为抓住她的心便够了，谁知道她那么有主见，横是要同他划清界限吗？她就这样死心眼？

他攥紧了拳头，“我没有想过要放弃你，就算暂时将你托付给二王，你也不能忍耐吗？”

她陡然觉得他面目可憎起来，“我绝不做第二个王阿难！你动这心思便是对我的侮辱，纵然你有本事整治死二王，我也不会再醮！”

他怒不可遏，铁青了面皮一甩袖子，“罢，我这就进宫去见皇后！我从丹凤门爬进去，求她撤了这道旨！咱们且过几天好日子，反正任人鱼肉是将来的事，只图当下痛快，这样可行？”

他横下一条心，转身便要往门上去，可不知庞器 and 晏无思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两个人直叫着“夫子三思”，死死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“横竖到了这步，夫子哪里还有回头路走！”庞器气急败坏道，“宫里都知道夫子伤得只剩半条命，眼下直刺刺闯进宫，不单是圣人皇后怀疑，还有晋阳王殿下呢，他那里怎么交代？一个闪失就会引来杀身之祸，夫子这些年来受的屈辱怎么算？都不计较了吗？夫子忘了道场授课三千太学生，前一天还被大王吊起来打吗？忘了当年巨鹿之战中圣人要弃车保帅吗？亲情这样浅薄，仁慈了便是死路一条！夫子是成大事的人啊，怎么能因为现在的一点挫折就轻言放弃！”

弥生心乱如麻，一头羞惭于这段不堪的感情暴露在外人面前，一头又心里钝痛。听见庞器说他被大王吊起来打，她几乎控制不住眼泪。他有那么多痛苦的回忆，那她呢？她何其无辜，要落进这样的圈套里来！



她两难之际晏无思怒目瞪视她，“你要毁了夫子不成？夫子对你的心是真是假，你是木头，一点都不知道？若是没有动情，何必这样旁生枝节？将你带到大王跟前借故避开，你落进他手掌心里能蹿到天上去吗？哪里用得着费尽心机演这出苦肉计！你如今让他去，且等着半道上给他收尸！不管你念不念旧情，至少你在夫子门下三年，师恩难忘，你是诗礼人家出身，这点道理都不懂？”

他们一唱一和，各有各的立场，她倒变得罪大恶极似的。现在才知道他的棋盘有多大，原来庞器他们都是知道内情的，原来他们都是他的拥趸。自己不才，占了棋子这么个角色，那么她应该感谢他的抬举？

她感到厌恶，也真的满心疲倦，别过脸道：“阿兄教训得是，我会牢记夫子待我的好处。他日夫子用得上我，我保全二王之余，赴汤蹈火再报师恩。”

慕容琤几乎要被她气倒，胸口的伤大约崩坏了，辣辣剧痛起来。然而再痛也敌不过她的决绝，他掏心挖肺不及那个要和她拜天地的陌生人，他应该悲哀吧！她三从四德学到了精髓，嫁人后只对夫主忠诚，婚前那点少女情怀全成了上辈子的事。在她眼里他已经无法和慕容珩相提并论，他彻底成了路人。功亏一篑不算，还搭上了整颗心，半条命。

印否院门上有个垂髻的婢女探头往里看，被里面紧张的气氛震慑到了，扒着门边期期艾艾地通传：“回禀女郎，广宁王殿下呈了拜帖，来拜访女郎了……这会儿在前院呢，女郎要见吗？”

慕容琤心里拧着，苍凉地望她，“你不要去。”

弥生唇边绽开讥诮的花，“我怎么能不去？那是我将来的夫主，和夫子一字之差，但却是天壤之别。”